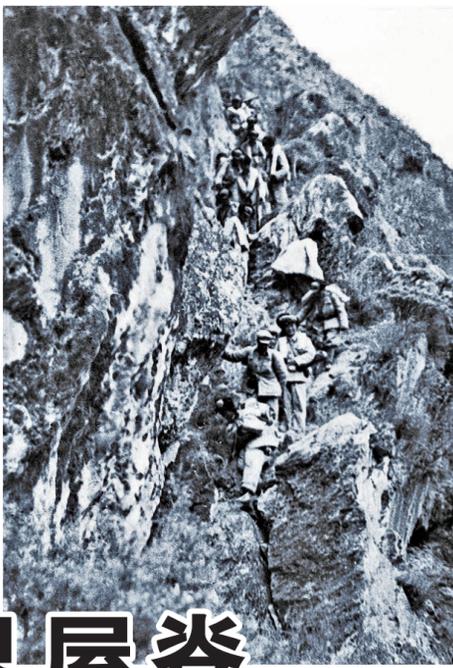




上图:1951年10月26日,西藏地方政府为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官兵高举国旗从布达拉宫前通过。右图:进藏部队在陡峭的峡谷上行进。



红旗插上世界屋脊

1950年至1952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路

■李宝礼 曹胜杰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派出部队向西藏挺进,走上和平解放西藏之路。刘伯承元帅曾说,进军西藏是一件非常光荣也非常艰巨的任务,就其政治意义的重大、自然条件的艰苦等各个方面讲,都可以称作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

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主席和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论述。1950年3月7日,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在四川乐山举行庄重的宣誓仪式,开始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征程。

一步入藏,逢座座雪山。1950年3月底,十八军主力部队进军甘孜。海拔3400多米的二郎山位于进入甘孜地区的必经之路,也是进藏部队翻过的第一座雪山。而从昌都到拉萨进藏部队需要翻越1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和4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雪山。部队在零下30摄氏度的雪山上,每天行军10小时以上。

解放昌都,续红军传统。1950年10月6日,我军正式发起昌都战役。南北两线部队同时渡过金沙江,开始实施作战任务。19日20时,156团解放昌都。至24日,我军进藏部队经历大小战斗20余次,打开了解放西藏的大门。此役,我军缴获各种武器2500余件,弹药58.7万余发。然而,进军昌都的第一个冬天,我军就遭遇了粮荒。

十八军进藏共面临三次断粮,一在甘孜,二在昌都,三在拉萨,其中昌都断粮最为艰难。战士们严守纪律,宁愿把枪背带都煮了吃,也不愿打扰群众。一位连指导员曾回忆说,那时一到饭点,就召集支委开支委会。所谓的开支委会,就是先让战士吃,战士吃剩下了,支委们再吃。他们严格遵守“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规定,不向藏族群众征购粮食。许多官兵倒在高原上,长眠在了风雪呼啸的深山峡谷中。

兵分四路,显坚定决心。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

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从西藏、云南、青海、新疆分4路向西藏进军,毛主席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颁布进军西藏训令。十八军政委谭冠三曾表示:“此去西藏,如果我为国献身了,请一定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其决心可见一斑。

深入藏区,战高寒低氧。1951年9月25日,十八军主力部队到达怒江北岸。怒江水流湍急,两岸陡峭,没有桥梁,横渡怒江险象环生。渡过怒江,便进入了念青唐古拉山脉地区。这里因海拔高,含氧量低,被称作生命禁区。10月,部队在暴雪中翻越冷拉山口,因天气恶劣,山路陡峭,多名战士跌进峡谷,长眠雪山深处。

进驻拉萨,筑钢铁长城。10月24日,十八军主力部队克服艰难险阻,到达拉萨河畔。休整两日后,于10月26日举行隆重的入城式。

1951年5月,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团一部在安子明率领下从新疆进入西藏,向被称为“世界屋脊上的屋脊”的阿里高

原进军。他们翻过昆仑山,艰难跋涉500多公里,于8月3日进驻阿里首府噶大克。

1952年7月17日,解放军进驻藏南边境重镇亚东。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胜利完成了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的神圣使命。我军从西至东,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在4000多公里的漫长国境线上建立哨所,铸成了保卫祖国西南边防的钢铁长城,将西藏和祖国紧紧地连结在了一起。

回顾艰难历程,进藏主力部队行军2000多公里,四路大军总行程达8000多公里,横穿“世界屋脊上的屋脊”阿里高原,走过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跨越横亘数千里的唐古拉山,一路跋山涉水、铺路架桥,用血肉之躯筑成进藏之路,铸就了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老西藏”精神。

史说新语

百战奇略

攻其所不戒

雪夜入蔡州与长津湖战役

■邓威殷华

原典

《百战奇略》雪战篇原文为:凡与敌人相攻,若雨雪不止,视敌不备,可潜兵击之,其势可破。法(《孙子兵法·九地篇》)曰:“攻其所不戒。”

雪战篇认为,大凡与敌人对垒,若遇到持续降雪天气,侦察发现敌人麻痹松懈之时,可以派兵偷袭敌方,则能够打破敌方的阵势。诚如兵法所说:“进攻敌人要趁他们疏于戒备之时。”

战例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十月,唐邓(唐州、邓州,今河南南阳等地)节度使李愬率兵征讨割据淮西的吴元济。唐军制订了奇袭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的计划。然而,进军之时恰逢大雪极寒天气,部队损伤较大,部将对作战前景犹疑不定,李愬却坚持进军。唐军利用雪夜敌军放松防备之际,分兵切断敌人增援道路,登上城墙进入城中,活捉吴元济,平定了淮西地区。

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14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东线作战中,我志愿军第9兵团3个军在朝鲜北部长津湖地区同美军第10军在严寒条件下展开直接较量,全歼美军一个整团,迫使美军王牌部队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程最长的退却”。此役,我军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为最终到来的停战谈判奠定了基础。

计谋分析

出奇制胜。雪战篇说明的是战时应如何应对不利气象条件。自从战争登上人类历史舞台,气象条件一直是影响战争进程与结果的重要因素。有利的气象条件,有助于取得胜利;但作战过程中,天气不可能总是尽如人意,天气突变时有发生。如遇不利天气,指挥员能否灵活应对、潜兵击敌,直接关系到战事走向。唐军进军途中突遇大雪寒风,军旗都被吹断,冻死的人随处可见。李愬并未按常理组织军队躲避休整,等待雪停,而是下令以轻装部队“入蔡州取吴元济”,其部将听后“皆失色”。正是他的大胆之举,才让唐军能够“悬军奇袭,置于死地而后生”。

雪战之法的关键是要破除思维定式,摆脱作战成式,不拘泥于作战中习以为常的“传统套路”,而是采取常人认为不可思议的“非常之法”。尤其是在遇到极端不良天气之时,更需出奇招、用奇兵,才能克服不良天气的干扰,化被动为主动,最终获得胜利。1950年底,朝鲜半岛遭遇50年一遇的严寒,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气温骤降。至11月下旬,日均气温降至零下27摄氏度,最低气温甚至降到零下40多摄氏度。为达成战役突然性,衣着单薄的10万余名志愿军官兵忍着严寒、饥饿和疲劳,利用夜暗条件,在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山林中连续隐蔽行军,悄无声息地抵达预设战场,并通过大范围的穿插迂回包抄,成功将美军陆战第1师和步兵第7师截为5段,形成分割围歼的有利态势。第9兵团的出奇制胜,被美军视为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侦察为先。雪战篇原文中的“视”字,本为窥探、观测之义,“视敌不备”是指侦察敌方不备之时。潜兵击敌,先要视敌不备。李愬敢于派兵顶风冒雪直奔蔡州,是因为他已经摸清敌人在蔡州及周边地域的布防情况。袭取

蔡州前,每当俘获敌方将领,李愬都会亲自盘问情报,由此详细了解叛军的“险易远近虚实”之情,并得知敌方精锐都在蔡州城四周驻防,城内空虚。因此,李愬决定以轻装部队突袭入城,抓捕敌首。

侦察是决策与行动的先决条件,若未察明敌情就派兵出击,不仅达不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反倒容易陷入不利境地。1950年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发起时,我志愿军虽然先期对美军营地进行了侦察,掌握了敌方装备、运补等情况,并借助大雪天气隐蔽对敌发起突然作战,取得重大的歼敌战果,但在战后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向彭德怀的检讨电文中也指出:“对作战环境调查研究不够”“对地形、道路侦察不清楚,尤其是敌情不明”,是导致我军伤亡约1.9万人、冻伤减员2万余人的两个主要原因。

判明意图。运用雪战之法还需在判明敌意图上做足功夫,即通过周密侦察,摸透敌意图,抓住敌方疏忽大意之时给予致命一击。淮西割据,唐军30多年不能进至蔡州城下,叛军因而思想松懈,认为唐军不会攻城。李愬正是抓住这一点,在进军时通过驱使鹅鸭、敲梆打更等方式制造声响,掩盖唐军行进的动静,趁夜攻入城中。

掌握敌方指挥员的心理活动,并乘其麻痹松懈、骄纵狂妄或犹豫不决时达成对敌攻击的突然性,是用好雪战之法的法门所在。我志愿军充分抓住麦克阿瑟“圣诞节前结束战争总攻势”的狂妄心理,以及美军士兵希望回家过圣诞的放松心态,对长津湖之敌进行分割包围。在激战3个昼夜后,第9兵团集中优势兵力,运用夜间进攻、近战歼敌的战术,一举歼灭了号称“北极熊团”的美军第7师31团,震撼了整个东线美军,迫使美军向南撤退。



志愿军第9兵团在皑皑白雪中向长津湖地区挺进

倭肯河畔的红色记忆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的战斗片断

■吴振东 陶金星 王起刚



东北抗日联军(油画)

吉兴河沟突围战

为尽快冲破敌人的秋季大讨伐,1935年10月29日,第三军转战勃利县吉兴河沟。10月30日,在九龙岗与第四军第三团(收编的苏衍仁白龙队)会合。11月初,两支队伍在九龙岗分离时,已经预料到敌人可能会在交通要道上设伏。果不其然,第三军司令部的队伍到达吉兴河沟时,便遭遇埋伏在此的300多名敌人。第三军哨兵只发现前面有敌情,未发现侧翼还有敌人。这次突围战斗中,第五师师长尹庆树及3名同志壮烈牺牲。突围后的第三军司令部到达大罗勒密河一带,与李廷禄率领的第四军及其他部队会合,于12月12日渡过松花江,到江北扩展游击区。

大茄子河歼灭战

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郝贵林带领改编后的抗联第三军第四师驻扎在大茄子河一带(现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附近)。一天清晨,哨兵报告有2辆日军汽车向驻地驶来。郝贵林立即命令战士们隐蔽起来,准备打一场伏击战。当敌人进入伏击圈,郝贵林一声令下,战士们齐开火,当场击毁汽车,50多个日本兵被全部击毙。

姜家街伏击战

1936年6月端午节当天,伪山林警察队长王焕章和日本指导官带领几十个伪警从保安屯(现勃利县小五站镇新兴村)奔向七台河,在大六站西沟口姜家街附近钻进了第三军第四师布下的包围圈。这次伏击战中,日本指导官、警察队长和手下日伪军20余人被击毙。

夜袭伪兴安军

1937年春,第三军第四师师长郝贵林根据地下交通员提供的情报,带领第四师采取边打边撤的战术,将伪兴安军引到七里嘎山。连续几日的游击战使伪兴安军筋疲力尽,早早安营休整。郝贵林带领战士摸到伪兴安军帐外,将其枪支拿走,并投掷自制手榴弹。敌人被偷袭,一时四散逃窜。这次战斗共歼敌50余人,缴获步枪50余支、子弹5000余发、战马30余匹。

夜袭佟家沟

1937年5月下旬,日军调集勃利、宝清和桦川等地日伪军,编成讨伐队对桃山、茄子河等游击区进行扫荡,强迫当地群众迁至山外,实行所谓“民匪分离”的集团部落政策。第二军第四师师长郝贵林接到有一支70多人的讨伐队驻扎在桃山脚下的情报后,决定对其进行夜袭。傍晚,郝贵林带领20余名保安连战士隐蔽在佟家沟北面老道庙旁的小山包下。入夜后,郝贵林率军向日伪军宿营地发起进攻,打死打伤敌人20余人,日伪军被袭后连夜撤回据点。

新民屯突围战

1937年7月,郝贵林率部到勃利县青龙山东山荒(现勃利县小五站镇新民村)为部队筹集给养,遭到伪军追击。郝贵林命少年连连长韩富带领突围,自己端起机枪阻击敌人。战斗中,郝贵林不幸大腿中弹,仍顽强坚持战斗,后因流血过多牺牲,时年37岁。

链接历史